

10月社融增量回落 融资结构改善

收紧消费贷致居民短期贷款回落明显

央行10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10月人民币贷款增加6613亿元，同比少增357亿元。新增信贷回落主要受居民短期贷款收缩所致，居民与企业中长期贷款依然保持平稳。

分部门看，住户部门贷款增加4210亿元，去年同期这一数据为增加5636亿元，居民短期贷款增幅同比下滑明显，今年短期贷款增加623亿元，去年同期则增加了1907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587亿元，与去年同期的3730亿元相差不大。

居民短期贷款的下滑与近期消费贷政策收紧不无关系。下半年以来，央行以及多地监管就消费贷违规流入股市、楼市等问题从严管控，严禁消费贷资金流入禁止性领域，多家银行消费贷业务有所收紧。

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陶金也表示，受消费金融监管政策收紧影响，消费金融服务的供给减少。同时，汽车市场的逐渐饱和、新增汽车消费下滑也成为了居民短期贷款增速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幅略有下滑，今年10月增加1262亿元，去年同期为增加1503亿元，其中企业中长期贷款依旧平稳增长。

具体来看，短期贷款减少1178亿元，与去年同期1134亿元相差不多；中长期贷款增加2216亿元，去年同期为增加1429亿元；票据融资增幅收缩，今年10月增加了214亿元，去年同期则增加了1064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增加1123亿元，去年同期减

11月11日，央行官网公布了2019年10月金融统计数据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数据显示，10月新增信贷、社融增量同比双双回落。受消费贷政策收紧影响，居民短期贷款同比下滑明显，叠加票据融资收缩等原因，信贷和社融增速低于市场预期。不过分析人士指出，短期因素扰动总量但结构在改善，居民中长贷的相对稳定和企业中长贷占比回升，说明融资结构整体相对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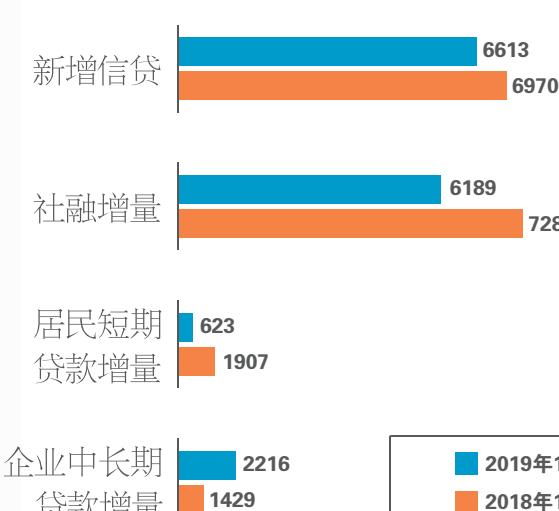
少了268亿元。

社融增量同比回落 但结构有所改善

10月社融增量同样有所回落。2019年10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6189亿元，比上年同期少1185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5470亿元，同比少增1671亿元；委托贷款减少667亿元，同比少减282亿元；信托贷款减少624亿元，同比少减742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1053亿元，同比多减600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1622亿元，同比多99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净减少200亿元，同比多减1068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



2019年10月金融数据与去年同期对比情况 (单位:亿元)



资180亿元，同比多4亿元。

西南证券宏观团队分析称，社融低于预期，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消费贷收缩导致贷款低于预期，对实体经济贷款同比少增；二是票据融资低于预期，10月末承兑汇票和票据融资分别为-1053亿元和214亿元，同比少增。考虑到票据融资波动较大，更多为短期因素，消费贷管控也不会持续加强，因而社融回落不具有可持续性，社融企稳甚至小幅回升依然是主方向。

该团队进一步表示，短期因素扰动总量但结构在改善，企业融资依然强韧，因而无需过度悲观。由于消费贷等管控的强化，以及票据融资的短期收缩，信贷社融增速低于预期。但企业中长期贷款持续回升，居民中长期

贷款保持平稳，因而实体融资需求并不差。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强韧，以及稳增长政策下项目审批速度加快，四季度可能地方债提前下发，基建融资将延续改善势头。因而从趋势上看，在短期冲击退出后，未来几个月信贷社融依然将大概率改善。”

兴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涵表示，除季节性回落和短期冲击外，社融结构整体较良好。整体来看，10月社融回落有季节性因素，也有消费贷收紧、票据萎缩、专项债年内额度受限的短期扰动。而社融增速整体平稳、居民中长贷的相对稳定和企业中长贷占比回升，说明融资结构整体相对良好。往后看，预计社融未来仍将维持偏强的走势。

LPR有望继续下调 降准降息仍存空间

在货币供应量方面，货币增速继续保持平稳。1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94.56万亿元，同比增长8.4%，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高0.4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央行降准、降低MLF利率等政策看点颇多，接下来货币政策将何去何从一直备受关注。

从央行的最新操作来看，11月5日，央行续作4000亿元MLF，操作利率3.25%，较上期下降5个基点。分析人士指出，下调MLF利率有助于发挥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预计11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将有望同步下降。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11月5日，央行调降一年期MLF利率5个基点，预计下次一年期LPR利率将下降5个基点至4.15%，有助于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但考虑到PPI已经连续4个月负增长，企业实际融资成本未见明显回落。建议货币政策保持前瞻性和灵活性，一方面继续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低银行负债成本，引导LPR机制中银行点差部分继续缩减；另一方面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鼓励银行加大逆周期信贷投放，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稳定和扩大内需，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中信证券固收研究团队认为，未来政策思路仍然是预调微调，相机抉择：“稳经济”才是真正的政策底线。未来货币宽松的政策空间打开，本次MLF降息后将推出量价配合的方式，预计年底或明年初推出降准政策，明年MLF操作利率可能继续调降。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马嫡

银保监会二次摸底人身险公司

《通知》调研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经批复的变更和未经批复的实际变更情况；
- 住所和营业场所变更的原因和经过；
- 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营业执照、公司开业批复文件、公司营业场所变更的批复文件；
- 住所和营业场所不一致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 关于住所和营业场所的监管建议等。



负责人被给予警告、罚款1万元。

对于为何会出现该问题，人保健康方面回应北京商报记者称，上海分公司此次职场变更，系在其原经营地址不变的情况下进行扩租。由于分公司经办人员合规意识淡薄，未能按监管要求及时进行信息备案及证照变更等工作。目前该分公司整改工作已全部完成，并取得了上海银保监局批复，相关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及营业执照信息也已全部完成变更。

“通常，保险公司及分支机构变更营业场所均需要监管部门严格审批。”某保险公司部门负责人介绍道，例如大连银保监局进行此类审批需要提交申请变更营业场所的请示、申请人签订的购买或租赁新营业场所的协议、消防验收合格证明、新营业场所符合办公条件的情况报告（包括办公设备、系统及信息化建设等情况）等8种材料。同时，在申请材料受理后的20个工作日内，监管将作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书面决定。

此外，也有保险公司高管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当前，行业存在注册地及经营地不一致的情况，如位于较偏远地区的公司，由于当地人才缺乏，该公司投资、精算以及信息技术人员有可能都会集中在一线城市，甚至一些保险公司多数人员均不在注册地。

王向楠表示，如果险企注册地和经营场所有不一致，该情况或不利于金融支持较为落后地方的经济发展，也可能对公司在适用法律和监管政策方面带来麻烦。此外，为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避免个别城市保险资源过多，管理部门并不鼓励凝聚地方金融资源的保险机构向中心城市聚集。

监管加码 助贷变成烫手山芋

曾被互金机构奉为“香饽饽”的助贷业务，在监管加码下已成烫手山芋。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近日，多地持续释放关于助贷业务的严监管信号，继北京、深圳后，央行上海分行也强调将“严堵后门”，严防信贷资金流向助贷平台。对此，互金机构也闻声谋变，一方面收缩助贷类业务转为成套金融科技服务输出，另一方面顺应监管要求往持牌机构靠拢转型。有银行从业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整体上，前述监管信号对合规银行机构影响不大。目前，助贷需求仍在，难免有很多阳光之下不能做的业务转入地下。因此，助贷业务监管宜疏不宜堵。

多地释放严监管信号

近期，多地监管频频释放关于助贷业务的信号。11月9日，央行上海分行在积极配合打击惩治“套路贷”规范并推动消费金融业务创新”一文中强调，将“严堵后门”，严防信贷资金流向助贷平台。而在10月12日，北京也下发通知，直指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开展的助贷、联合贷业务，对银行机构提出了“五严禁”要求。

来自不同地区的多位资深业内人士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均指出，从近期监管风向来看，主要基调还是以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为主，防止互联网金融风险传导至传统金融机构。这可能也是助贷业务不受监管“待见”的主要原因。当前，北京、上海等地的监管政策，对全国其他地方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但后续各地是否会进一步收紧，暂不得而知。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徐伟栋直言，现有的助贷模式风险点主要在于，助贷机构往往容易低估规模对风险的影响，盲目扩大规模，在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当前市场上，不管是助贷还是联合贷款，很多都是这种形态：流量方隐性担保，银行等资金方对风险后知后觉，这是当前监管最担心的情况。

此外，11月3日，北京商报记者曾了解到，在互金整治领导小组和网贷整治领导小组联合召开的加快网络借贷机构分类处置工作推进会上，监管在网贷转型路径中并未提及助贷，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监管对助贷业务的审慎态度。

另据一位接近监管的人士透露，助贷业务在当前属于整治过渡期，很多机构做的助贷业务类似于没有牌照的融资担保业务，未来或不会再有助贷一说”。

中小助贷平台收缩业务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自今年初的175号文提及转型助贷一词后，不少网贷平台曾将助贷视为转型的救命稻草。

然而随着助贷业务的开展，行业逐渐出现了一些不合规情况，比如信贷资金违规进入助贷平台、助贷机构在合作中进行风险兜底等。助贷业务逐渐“变味”，增加了监管的复杂性。

由此，监管开始慎用“助贷”一词，曾宣称要转型助贷机构的互金平台也闻声谋变。北京一家网贷平台工作人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平台正通过“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从事助贷业务，另一方面则配合监管进行试点工作。他直言，未来助贷路并不好走，目前很多平台也在慢慢收紧助贷模式。

上海一家互金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坦言，“不认为助贷业务能长久，这肯定是权宜之计”。至于平台后期的打算，他指出，一方面是希望转型为网络小贷公司，依靠自有资金放贷；另外则是向持牌机构成套输出金融科技服务，帮助持牌机构建立自有的风控能力和技术体系。

此外，北京一家互金平台高管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从近期的监管情况来看，在助贷市场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下层机构”，已有部分平台因为业务不合规，在资金层面受到限制。不过，目前也有部分中层机构对助贷业务持谨慎态度，大部分机构都处于观望状态。

此外，一位资深银行业从业者也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目前很多平台在收缩助贷业务。在经济下滑、监管趋严大背景下，市场参与者明显减少。再加上贷后催收业务难点，很多机构的资产不良率呈上升趋势，助贷机构为控制风险也在收缩业务量。

助贷监管宜疏不宜堵

值得关注的是，包括银行业、互金从业者及行业观察者多方认为，助贷业务仅是一个过渡期，未来从事相关业务仍需持牌，而对于助贷业务的监管，也有多方人士建议，助贷市场需求仍然存在，监管宜疏不宜堵。

一名接近监管的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助贷业务至今一直处于灰色地带，很多机构做的助贷业务就类似没有牌照的融资担保，这在未来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也不会再有“助贷”一说，而当前的助贷业务则属于整治过渡期。”该人士强调：“未来网络小贷就是网络小贷，融资担保就是融资担保，不能一揽子全做。”麻袋研究院研究员黄彦同样指出，未来助贷的方向还是要持牌，从事助贷的任何环节都需要有相应的资质。目前许多助贷机构在做一些变相的增信服务，对此监管曾命令禁止。此外在催收方面，不排除未来将有催收类的准入标准。

对于助贷业务的监管，一银行业高管坦言，当前，银行展业要么通过线下铺渠道布网点，要么就是线上获客，其中，相较线下，线上获客成本会低一些，而这些客观需求会促使银行去跟一些较为优质、用户较多的助贷机构合作，这是一种双赢的模式，存在有其合理性。他进一步指出，助贷业务设立一定门槛是好事，但千万不能出现“不管就乱，一管就死”的情况，目前，助贷这一市场需求仍然存在，很多在阳光之下不能做的业务往往会转入地下，因此，对于助贷业务的监管，宜疏不宜堵。

此外，徐伟栋也指出，尽管助贷规模缩小，但问题并未解决。当前助贷机构掌握着大量用户及流量，银行若找不到合适的资产，最终还将和流量方合作放贷。因此监管方面，光靠堵不行，后续应出台配套政策进行规范。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实习记者 刘四红